鹁鸪·绣眼
□天长市金集小学　　金　　永
鹁　鸪
鹁鸪不好看。颜色总是灰褐、黑褐，或蓝灰褐，土眉土眼的。
东园外有许多树。枥树、樘柳、榆树、臭椿。低处，是小株香橼。秋末，叶子落尽，满枝的香果金灿灿的。就是幅油画，色彩浓烈的油画。鹁鸪就栖身其间。只有在它“鹁鸪鸪，鹁鸪鸪”叫时，我才瞄它一眼。
小四说鹁鸪一窝只下两个蛋，而且必然是一公一母。那么巧？我不信。
小四家山墙上挂了支土枪。长长的乌黑的枪管，直指屋顶。下面是帆布袋和牛角筒，装着铁沙和黑火药。小四曾偷偷试过一次，扣动扳机，他家的花狗应声倒地。当然，小四也挨了他爸的恶揍。
所以，每听到屋后树林里“嗵——”的一声强烈的枪响，我的心便抽搐起来。脑海里，小四像他家的花狗一样，当场倒下。
枪，依然斜挂在墙上。
小四说，雨前，鹁鸪叫：“鹁鸪鸪，鹁鸪鸪，鹁鸪鸪……”马上下雨了，唤它伴侣回来。还说，雨后，鹁鸪叫：“鹁鸪鸪——咕！”“鹁鸪鸪——咕！”“——咕！”是它伴侣应答，意思是我回来了。我也不信。
直至后来看了汪曾祺游记《天山行色》，才知道，鹁鸪的叫声里有欢乐和忧愁。
小四的话应该信。
绣　眼
下放户老黄养了只绣眼。
我们喜欢到他家去，就是为了能看它一眼。
绣眼小巧如匙扣。翠绿的羽毛，嫩黄的胸，白眉俏嘴。立在笼架上，一副淡定模样。喂它，不理会；唬它，也不避闪。我拿鸡毛掸捅它，它才恍过神，扑棱着翅膀，发出啾啾的鸣叫。也因此，我被老黄的儿子拎出门外，扔到地上。老黄的儿子个儿大，穿白色高帮胶底回力鞋。他的大手几乎让我的胳膊变形。为了泄愤，我给老黄起了个绰号——蚂蟥（麻黄）！
老黄是个麻子，给队里喂猪。他胆小，拖着屁股，对谁都点头示好，孩子也不例外。他老是担心会把队里的猪给喂死。
老黄老婆叫思妹。白，说苏州话。不过，终日不出门（也不上工）。她待我们很友好。叫我们吃她做的点心。蛋黄酥、梅花糕、枣蓉麻饼……芝麻酥糖最好吃，色泽焦黄，皮薄屑多，入口即化。她帮我抹去嘴角的糖屑，还用薄薄的油纸裹几块，装进我的裤兜。说，“嗨七，嗨七的弗得了。”小院里，她亲植的爬山虎已牵到墙头，茶花也鼓起了花苞。
再次到他们家去时，不见了绣眼。笼子空空的。栖杠在，水罐也在。
绣眼哪里去了呢？
他们家日子也回归平静。

中国画里的乡村　　□定远县教育局　　黄振群/摄

漫游天堂寨
□阜阳市颍泉区苏屯小学　　孟　　灵
你莞尔一笑　问我
为什么选择烟花三月
不去最美的江南
是因为雨水打湿的梦里
天堂寨的情人瀑缺少一个人
还有一段神奇的故事

沿着长长的青石阶
走向和白云亲吻的天堂
陡峭的悬崖到处飞鸟欢唱
滚落的汗珠和脚下的拐杖

牵着我的心漫游悠悠时光
白马大峡谷里
潺潺流水咏诵着千年的宋唐
怪石嶙峋躺在碧玉潭旁
眯缝着一双双醉眼
仰卧在赐福台上
牵手桥里的情侣扮靓眼前春光

天堂寨里风光无限
刘邓大军的身影在心底激荡
这是红色革命的摇篮
也是开国将军的故乡
我赶紧捧一杯热土放在怀中
人生的路越来越明朗

母亲的鸡蛋
□固镇县宋店中学　　薛　　飞
几年前，我去杭州旅游，在列车上遇到了这样一位农村妇女。
她大概六十多岁，身高一米五左右，身体瘦弱，但人很精神，也很麻利能干。从安徽到浙江的十多个小时的车程让不少乘客感到疲惫不堪，却没见她打一个哈欠。她是我的邻座，来自我家邻县。她此行，是前来看望在杭州工作的孩子。
列车将于早上8点钟到达杭州站，但她7点多钟就开始整理行李了。我对她说，时间还早，不用那么着急。她说带的东西多，先整理好了，到站时好下车。
老人先把一个塑料水桶从座位下拉了出来，满满的一桶东西，上面用一块布盖上，显得很沉。我感到好奇，问老人桶里面装的是什么，老人说是鸡蛋。我说鸡蛋又不是什么稀罕物，何必花费气力从那么远的地方带来。老人说鸡蛋是自家母鸡所下，带来给孩子吃的。我知道，这是一位母亲的心意，便不再说什么。
接着，她又从行李架上取下一个拉杆箱和一个背包，里面也是装满了东西。我猜想，里面一定装有不少土特产和孩子爱吃的东西。
因所带东西较多，怕下车不方便；又怕人多拥挤，碰着那桶鸡蛋。这位母亲一手拉着箱包，一手提着鸡蛋，第一个走向车门，等待第一个下车。
看着那位在车门前等待下车的母亲，我想起了另一位母亲。
她是安徽南部某个偏僻山村的一位妇女。她有一个让世人惊叹，却让其十分悲痛的儿子，她的儿子就是写过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》的诗人海子。
海子曾是母亲的骄傲，他15岁便考进了北京大学，村子沸腾了，整个县城轰动了，母亲挨家挨户送她深夜蒸好的白糕。海子的母亲在乡下为儿子养了一群鸡，第一次去北京看望儿子时，母亲带个包袱。那个包里，装了家里的50个鸡蛋。经过了几天几夜的火车颠簸，到了北京，居然一个也没有破。母亲一直把装着鸡蛋的布包搂在怀里，因为她相信，儿子每吃下一个鸡蛋，他苍白的脸色就会多一丝红润。
然而，令母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在海子25岁生日那天，他却选择在山海关卧轨自杀。这个一生都在用饱含汁液和水分的声音，呼唤生长粮食和蔬菜的诗人，用这种残酷的方式，了结了自己短短的一生。不知道自杀前，海子有没有想到母亲送来的那50个鸡蛋呢？学会爱自己，包括爱自己的身体和生命，才是对母亲最大的孝敬啊！
由这两位母亲，我又想到了自己的母亲。
多年前的那个酷暑难耐的盛夏，我带孩子、侄女出门旅游。我们乘坐夜里的火车，临行前的傍晚，母亲为我们煮了二十来个鸡蛋，说是带着路上吃。天气炎热，煮熟的鸡蛋在列车到达上海时，已全部坏掉，只好扔了。几年过去了，扔掉鸡蛋这件事，至今没敢向母亲提起，怕母亲知道自己的心意没有得到珍视而伤心。
基于条件限制，作为一位母亲，或许不能给予孩子很多。但她所能给予的，在她认为，一定是最好的，哪怕只是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鸡蛋。我想，天下所有的母亲莫不如是。

牵着时光漫步
□歙县三阳学校　　洪　　波
工作的烦心，生活的琐碎，好多时候我的脚步总是慢不下来，心也静不下来，我成了匆匆的过客。阳春三月，徽州遍地黄金甲，当我偷得浮生想领略一番，却已步入了四月的日子里，零星的花儿在没精打采。每天的日子，我都在走马观花，放慢步子，静下心来，手提一篮春光，诗意的栖居，那该多么惬意！
选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，我走进了西街的那座院子，一连串的惊叹号像一朵禅意的莲花，一瓣瓣绽放在心里。这院子，曾闲置好久了，便成了杂草丛生的颓废的记忆，像一部破烂的落满尘埃的书籍，已失去了让人阅读的兴致。如今，摆在我眼前的“这部书籍”，不是被打成纸浆后重印的一部，书还是那本书，只是被人们精心擦拭、装帧了一番，坚硬的骨骼依然还在，一行行文字还保留着，内涵还是那么丰富。怦然心动的我，不禁轻启扉页慢慢地品味着。其实，改造一个偌大的院子，绝非像修补一本书那么轻描淡写，花在财力、物力、人力上的数字都是庞大的。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徽州人，理应感谢这群“逆流而上的鱼儿”，是他们这些异乡人慧眼识宝，没有把它夷为平地后卷土重来，否则这段凝固的历史今后就难觅其踪了。笔名禾子的季淼慧就是一条逆流而上的鱼儿，他把老县委会这个院子，视为心爱的艺术精品，今天改造得有多好，无需我花费太多的笔墨。酒香不怕巷子深，一拨又一拨来“借住”这个院子的客人，就是满意的答案了。
我对禾子一直都是陌生的，在生活、工作上，我们彼此没有交集，我们的初识只在今年这个阳春三月。集文人、商人于一身的禾子真是慷慨，居然一见面就送了我这个阳光灿烂的“院子”。他来徽州，完成了两部作品，一部是把老县委会改造成民宿和文旅空间的西街壹号，另一部就是我案头的这本散着墨香的《借个院子过生活》的图书。禾子送我的这个“院子”，自然是这本耐人寻味的书籍。
信息时代的高速发展，让我愈来愈青睐手机，不知不觉间淡化了纸质书籍的阅读。当我放下手机，随意地翻开此书的一页，一行行地读着，不经意间冰冷的心一点点温暖起来。每一篇文章都是心灵独白的日记，如行云流水般清纯爽朗，不留刻意地造作痕迹。他以诗人的气质，诗意的笔触，风趣幽默的行文，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徽州老院子被慢慢改造成民宿和文旅空间的故事，也从中体会徽州古城的四季变换，以及牵着时光漫步的从容。
对于读者来说，一部好作品是能产生共鸣的，写出了读者想写却写不出来或是写出了没有想到的东西。借居徽州的禾子，从骨子里爱上了这片土地，创作的主题紧紧围绕着“徽州”。徽州这片土地，我自然是最熟悉不过的了，阅读他的文章，打开了我记忆的心扉，那些青葱的岁月一点点被渲染出来了。读他的文章，会让我眼前一亮，真有豁然开朗的感觉。灯下黑的我，长年累月蜗居于徽州的天井里，成了名副其实的井底之蛙。“只缘身在此山中”，最熟悉也是最陌生的，跳不出圈子，我又怎能另眼看圈中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？
“我说，雨中的鱼梁多美；你说，江面上开满了花。”这是此书中的一句诗，我很喜欢这样的调子，他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徽州。是的，他为我打开了一扇窗，让我呼吸到了山外的气息，窥视到了山外的大千世界。
徽墨从来举世尊，熬墨、捶墨、制墨、晾墨、描墨，一圈工序下来就是半年，这全是手工活，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耐心？制墨如此，写作、生活也如此，慢工出细活，欲速则不达，凡事都需把握好一个度，慢得刚刚好的生活，是一种诗意盎然的精致生活；慢得刚刚好的写作，出来的作品不失为一部精品力作。
庭院深深深几许？一只蜗牛，成天背着房子生活，只蜗居于一隅，享受的也许是仅有的一方天地。我们都有脚啊，用双脚丈量土地，也许比借助交通工具，更能感悟泥土的热量与芬芳。借个院子过生活，不用成为房奴，舍得放下，才能收获更多。《借个院子过生活》，从一个外乡人的眼里，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徽州，其实我也有我的一个徽州。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。不争名逐利，和谐相处，彼此尊重，汲取精华，相互融合，因为徽州是博大精深的。